

清匪

⑦

反特

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战争全面打响

全面披露中共领袖、将军们的领导才能与指挥艺术
真实再现共和国的艰难崛起之路

陈庆喜★著

两个命运之决斗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纪实



中国文史出版社

清匪

⑦

反特

陈庆喜★著

两个命运之决斗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纪实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匪反特 / 陈庆喜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6

(两个命运之决斗: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纪实)

ISBN 978-7-5034-6420-1

I. ①清… II. ①陈…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19083号

责任编辑: 张蕊燕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98268 66192584

录 排: 北京中尚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装: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6 字数: 80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48.00元 (共7册)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目 录 ·

一、蒋介石实施“应变”计划	- 002
二、北平前门外大街擒刺客	- 014
三、保卫毛泽东访问苏联	- 018
四、清匪反特的重大决策	- 030
五、湖南剿匪	- 034
六、广西剿匪	- 044
七、大西南剿匪	- 067
八、大别山剿匪	- 078
九、上海侦破爆炸永安公司案	- 084
十、北京侦破美国间谍预谋炮击天安门案	- 088



柒

清匪反特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军精锐丧失殆尽，于是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战略，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在幕后操纵一切，让李宗仁代总统与中共和谈，以便争取时间，布置长江防线，在江南与大西南训练新兵，与中共抗衡到底。与此同时，蒋介石也作了最坏打算，“引退”之前，首先安排亲信陈诚主政台湾岛，将他20多年搜刮的民脂民膏，全部运往台湾，真正大陆不保时，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以便东山再起。其次委任张群为西南行政长官，由其嫡系胡宗南、宋希濂两部固守大西南，特别是经营四川。1949年4月15日，国共两党北平和谈达成协议，因为没有得蒋介石认可，在4月20日午夜限期已到，南京政府李宗仁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西起湖口东至江阴千里防线上强渡长江，粉碎了蒋介石在长期辛苦经营的长江防线。此时。蒋介石已预感到大陆不保，立即要毛人凤亲自起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其要旨是国民党如何转入地下与中共和人民解放军进行斗争。因此，清匪反特成为大陆解放后，巩固解放战争成果，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进行各项民主改革和经济文化事业的重要保证。

一、蒋介石实施“应变”计划

1949年10月14日，解放军刚刚占领广州不久，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其他重要人物便急忙逃到重庆，其他各地残余反动势力，也纷纷窜入四川。在这里，蒋介石接受四川地方士绅、官僚的劝告，决心迁都重庆，经营大西南，与中共在大陆作最后顽抗。蒋介石为使对四川上层人士允诺具有欺骗性，特别是要为窜逃到四川的一些残渣余孽们打气、鼓劲，他把“国民政府”的首领们召集到重庆，还亲自接见了监察院长于佑任、司法院长居正两位国民党元老，并要他们发表意见。居正说：“四川天府雄

固，险要四塞，自古易守难攻。且川民传统，反共最坚决。在四川据守一段时间，待国际之微妙，是可以采取之棋着。”

蒋介石何尝不是这个想法，因此，居正说这番话时，他频频点头称赞。按照蒋介石的判断，解放军是肯定要打进四川来的，就地理情况看，川东方向地势险要，交通不便，不适宜大兵团作战行动，湘、桂、黔边尚有白崇禧部为屏障，而在川北方向，解放军有陇海路作补给线，能依托老解放区支援方便，由此入川的可能性较大。故决定以川陕边为重点加强防御，命川陕甘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率所部第五、七、十八兵团，倚秦岭主脉构成主要防线，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筑第二道防线，阻止解放军南下。以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率所部十四、二十兵团，位于川、鄂边之建始、恩施一线；同位于巫山、奉节之十六兵团配合，扼守川东门户；以十五兵团位于南充、达县、大竹地区，作机动力量；以十九兵团两个军分散配置在贵川境内湘黔沿线；以第八、二十六军配置于滇黔边及滇越公路沿线，对付中共的桂滇黔边纵队；另以二十四、九十五、七十二军等部分散配置于川、康各要点，担任警备任务。蒋介石认为这个“大西南防线”是万无一失的，最少要同中共周旋一段时间。

岂料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军委又比蒋介石技高一筹，将计就计，采取避实就虚方针，运用大迂回大包抄战略，指示对华中、西南各敌均应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打之方针。1949年11月初，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四野配合下，从湘黔边、湘鄂边、鄂川边、湘川边，分五路向四川进军，势如破竹，很快占领川东、川南广大地区，于11月30日攻占重庆。此时，蒋介石方知在防守策略上又上了中共大当，急忙要胡宗南放弃坚守半年的秦岭、大巴山脉。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在其子蒋经国陪伴下，乘飞机由重庆逃到成都，立即命令胡宗南所部三个兵团向成都地区撤退，作最后的负隅顽抗。由于成都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平原中心，基本上无险可守，到了这个地步，蒋介石很清楚，成都是否能固守得住，他实在没有什么把握。因此，他以主要精力考虑未来的“游击战争”。他住在成

都陆军学校院内东南角武担山下那幢灰色的小洋楼的二层套间里，连续几天没有下楼。

12月3日，蒋介石出现在卧室门口，对毛人凤吩咐：“人凤，现在就让王陵基和所有在成都的各方面负责人立即到我这里来，我要见他们。”当毛人凤匆匆走后，蒋介石问：“怎么样？凤凰山机场那边的保卫工作安排得怎样？”不待蒋经国回答，接着说：“你打电话给二十九集团军的张济安。这个人还是比较靠得住的。下午，让他再从附近增调一个团——必须是有把握能控制得住的部队——到凤凰山机场，担任机场的保卫工作。你就说是我说的。这件事要他亲自办，要确保机场及沿途道路万无一失。”很明显，蒋介石是在作逃离成都的准备。

当天上午10时40分左右，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成都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官李迪、军统成都地区负责人周迅宇、成都警察局保警大队大队长于明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耿单风以及成都陆军学校校长等10多名国民党成都地区党政军警特头目，先后来到蒋介石住处小客厅里。当众人坐下后，蒋介石长叹一口气对大家说：“现在把大家请到这里来，是想和大家随便谈谈心。你们大部分都是跟了我多年的人了，都是在各方面做具体工作的。这些年，特别是最近两年来，为了党国的事业，你们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精诚团结，恪尽职守，党国永远都会记住你们的功绩。但是，数年来，我们与共军的作战，我军表现了许多方面的致命弱点，指挥部不断被袭击，指挥官不断被俘虏，援军不能到达中途即被共军消灭，致使我军一再告败，这种教训，在我们实在是极为惨痛的。这年余时间内，我们连失华北、西北、华东、中南，包括西而云贵渝等大部地方，而共军日益嚣张，如今已发展到几乎到整个大陆局面的地步，而且还正从四方对成都形成包围之势。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非常严峻，现在，我要求在座各位一定要镇定，要坚守岗位，在此关键时刻，各位更应努力为党国尽忠尽职，协力奋斗，力争保住成都，誓与共军决战到底。同时，所有党国忠诚的党员，从现在起应随时准备转入地下。我现在要告诉各位的是，共军

即使胜利了，他们也绝对不能够平平稳稳地统治整个大陆，共军在大陆是绝对无法长期站稳脚跟的。因此，我们要努力组织起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创造一切可能的机会，准备继续在地下与共军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斗争。要尽一切可能，创造一切条件，继续为党国的大业努力奋斗，以图最后彻底消灭共军，共同完成反共复国的戡乱大业。”说到这里，蒋介石停顿一下，喝口水，扫视众人一遍，又提高嗓门说：“从现在起，大家就要开始考虑和物色那些思想纯正，反共立场坚定，便于潜伏，并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忠实的党员，让他们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分散和潜伏到被共军占领的各个地方，在地下与共军开展长期的斗争。”

在蒋介石讲话过程中，小客厅安静得没有其他声响，所有来开会的人，原先企盼蒋介石坐守成都的幻想完全破灭了，都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用痛苦绝望的目光看着蒋介石。而蒋也十分清楚，值此成都四面楚歌、形势十分危急的关头，确实不应向大家讲出这番泄气的话来，但若此时不作一番布置，把下一步计划抛出来，以后再也不会有时间与机会了。会议开到午间12点，结束时，蒋介石破例同毛人凤一起亲自把大家送到楼下，分别时还同每个人紧紧握手。

以后几天，成都的形势更加紧张，蒋介石也加紧作最后布置。12月7日，蒋介石单独召见一个被授予“川康游击挺进军总司令”头衔的王旭夫，对王勉励一番后，就下令将陆军学校所存的近万支步枪、机枪，分发给当时在校受训的游击骨干训练班的全体学员，每人步枪70支、子弹50箱，另配一挺重机枪及两挺白克门式轻机枪，要求这些学员回到各地立即拉起队伍，并且让王旭夫持他的手令，直接到成都青年宫和成都市南郊的警备司令部所属的两个武器库和一个弹药库，将所有的武器弹药散发给附近各县、区、乡的地方武装，包括那些惯匪匪徒。

12月12日清晨，蒋介石在成都陆军学校黄埔楼，单独接见了美联社记者慕沙的采访，发表了在大陆的最后一次“答记者问”，公开发布了他在大陆的地下计划，其谈话如下：

两个命运之决斗

 006

余此次应李代总统之邀入川，正值共军渗入川东，陪都危急，余愿李代总统急返中枢，共挽危局，而李代总统却决意出国。余为国民一分子，并负领国民革命之责任，唯有竭尽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艰难，协助政府，与大陆军民共同奋斗。

重庆沦陷，西南局势更步入艰苦之境，但世界民主各国人士，应知中国大陆反共战斗，不仅并未停止，反而不顾任何代价、一切牺牲，亦且日趋扩大，应在各地集结军队，使西南反共战斗持久。在铁幕之后，长江流域、浙江、河南、山东、福建及广东等地，受共匪压迫之民众到处烽起，反抗集权主义。吾人对于敌后游击队，刻正助其组织，予以支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指挥之下，企图以暴力吞并中国国家，奴役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然而中国人民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为独立自由而战，绝非暴力所能屈服。吾人现在战于自由区，战于匪区，战于乡村、城市、学校和工厂。

这天接近中午时分，毛人凤和蒋介石的贴身机要秘书拿着一份《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和一大摞行政院的委任状，从蒋介石卧室出来，送到楼下一间临时机要室。这天，蒋介石在大陆作完最后布置后，于是在没有任何人送行的情况下，由儿子蒋经国陪同到凤凰山机场，匆匆登上“美龄号”专机飞往台湾。

这个《应变计划》是蒋介石离开大陆的最后军事行动计划与措施，其主要内容是：“总体游击战之计划，按照当前全国特定的情形，全国敌后工作委员会总部暂时设在台北。”在大陆设五个“戡乱区”，这五个区及其负责人是：第一区是西南区，主要负责人何应钦；第二区是西北区，主要负责人马步芳；第三区是华北区，主要负责人李玉堂；第四区是东南区，主要负责人郑介民；第五区是华南区，主要负责人薛岳。这五个区被规定“直接统归中央行政院领导，并受驻台北全国敌后工作委员会具体工作指导。”

《应变计划》在五个“戡乱区”下，具体规划在各地建立十五个“重

点游击根据地”为：1. 苏南太湖游击根据地，辖“太湖游击纵队”4个师和“曲线救国新编第一军，纵队司令胡伯龙、参谋长季家振；2. 大别山游击根据地，辖“大别山人民反共义勇军”一个军，军长汪宪、参谋长袁成英；3. 浙皖边游击根据地，辖“浙皖边区游击挺进纵队”一个军，并“浙边支队”、“皖边支队”各一个师，纵队司令徐振东、副司令徐建中；4. 豫西游击根据地，辖“豫西剿共总指挥部”两个军，并“黄河”、“绥远”两个特工大队，总指挥官卢民；5. 赣南井冈山游击根据地，辖“井冈山游击挺进军总指挥部”一个军，并“翠微峰独立支队”，司令黄镇中；6. 湘西游击根据地，辖“湘西反共救国军”暂编第一军，并“新一师”、“新二师”，军长陈子贤，新一师师长兴周，新二师师长余适；7. 湘鄂川边游山游击根据地，辖“湘鄂川边反共游击军”暂编第二军，并五个直属支队，总司令瞿波平；8. 广西瑶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游击联军”暂编第四军，并两个交警大队，军长黄品琼；9. 广西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复国第三方面军”一个军及九个县自卫大队，总司令苟正康；10. 黔东北游击根据地，辖“黔东北人民自卫军”暂编第九军，军长史肇周、副军长吴登云；11. 川黔湘游击根据地，辖“川黔湘边区人民反共自卫联军”4个师及11个自卫团，总司令陈全、副司令陈长捷；12. 川南游击根据地，辖“西南剿共救国纵队”两个军，并新编第七师，第一军军长乜占武，第二军军长欧阳祥林，第七师师长吕振华；13. 滇北昭通游击根据地，辖“云南人民救国义勇纵队”一个师并三个大队，师长杨永寿，大队长王跃云、龙绳曾、李云聪；14. 甘青川边游击根据地，辖“甘青川三边靖绥反共司令部”4个师，总司令周迅宇，副司令刘野樵、傅秉勋；15. 武当山游击根据地，辖“鄂陕边人民自卫军”一个军，并新编第五、第八两军，总司令王凌云。

《应变计划》对各游击武装规定了具体任务和战略战术：“一是要保存，二是要扩大，三是要进击。”要求“各自为战，共撑待变，尽力避免不利行动。生存就是胜利，坚定就是胜利；同时，积极吸收和引导、组织

过去我所留之各种地方武装、警察、绿林武装，等待一切机会，留心一切机会，创造一切机会”，并“利用当前社会问题制造事件”，积极主动地进行“灵活斗争”，破坏共军一切军用设施，消灭共军一切有生力量，最终配合台湾完成“反共复国大业”。

蒋介石虽然逃到台湾岛了，却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大陆各地潜伏了大批党团军警宪特人员，据有关方面后来统计，当时潜伏大陆的武装土匪200万人、特务分子60多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及其他反革命分子60多万人，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巩固，制造了极其严重的隐患。且看看当时各地严重情况：早在1948年11月，毛人凤就来到大西南视察，成立了军统西南区，徐远举任区长，副区长周养浩、吕世琨，下辖重庆、成都、云南、贵州、西昌、康定六个站和重庆、昆明两个通信支台。站下设军统组，如重庆站下设渝市、学运、工运、邮检、北碚、万流、万县、巫溪、黔江、南充、泸县、屏山12个军统组。云南站下设昆明、工运、学运、蒙自、昭通、陇川、河口、佛海9个军统组。成都站下设蓉市第一、第二、邮检、广元、巴中、自贡、乐山8个军统组。康定站下设德格（辖西藏）、巴安（辖康南）、甘孜（辖康西）3个军统组。与此同时，军统还在大西南各地设立公开机构，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下辖8个情报组，负责国民党驻西南地区各兵团和重要地域军事情报工作，还管理各省会警察局、警备总部的稽查处、各绥靖公署的保防处及各大兵工厂、铁路、公路的警务处等21个单位，构成了西南地区军统特务严密网络。毛人凤还制定了《军统特务在西南区的应变计划》，其内容有：潜伏计划，游击计划，破坏计划和还乡计划四部分组成。1949年4月，毛人凤亲到重庆作具体布置；7月，从台湾派李修凯任军统西南区副区长，主管潜伏工作；并派任鸿传到西南各省站作具体布置。8月，毛人凤二次到重庆，解决了西南潜伏经费问题，潜伏工作正式启动。解放军进入陕、甘、鄂等省后，军统在西南区又启动了游击计划，成立了西南地区指导工作委员会，主任廖宗泽。1949年6月，徐远举与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重庆市长杨森接洽后，派军统特务罗国熙为

第七行政区专员，孔繁学、常宜中、张树良为兴文、古宋、古蔺三县县长，拟在此地区建立游击区。军统还抽调6个交警总队，到四川进行整补后，分驻川黔两省，以此作为基础力量，联络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活动。并拟定计划在西南建15个游击区，委派了负责人：川康区何龙庆，华莹区廖宗泽，遂蓬区蒋述法，川南第一游击区罗国熙，川南第二游击区周迅宇，川西区杨超群，峨山区曾晴初，黔西区张安庆，黔南区陈星初，黔西北区黄仙槎，滇西区沈醉，滇南区苏飞鹄，滇缅边区郑文芬，滇越边区梁芮生，西康区谭荣章。

桂系军队在撤入广西前，白崇禧于1949年10月2日上午，在湖南会同县国民党县党部，主持召开应变会议，出席的有：湘西党政要员及惯匪杨镇南、潘壮飞、张玉林、杨永清、霍波平、会同县长张伦麒、会同县警察局长王晓伯等30余人。白崇禧首先讲话说：“……共军已经占领我邵阳，其先头部队已越过雪峰山，整个湘西眼下已几乎全部沦陷，会同境内及湘西大部，国军奉命暂行全线后撤。现在，我们要按照蒋委员长和行政院的指示，全湘西立即进入非常状态，所有忠实的国民党员、党部、州府、县府所属全体人员，立即转入地下，所有枪支、弹药，一应武装即行遣散至各地回避周旋之可靠地点，准备渡过眼前最艰难的时期……我们要在湘西筑成一道坚不可摧的人防长城，这道人防长城是整个西南、中南人防长城的一部分。我们的口号：一是要与共军打总体战，举国应变，举国应战；二是与共军打游击战，各游击根据地，各游击区各自为战，分别在全国各地向共产党发起攻势。现在，我要求大家立即进入各自预先选定的区域，立即把我们各种游击武装组织起来，反共复国，反共救国，准备迎接新的更艰巨的战斗。”白崇禧讲话后，由迁到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二处一科的特派员杨梦安讲话，他说：“……湘西的形势，现在和全国各地一样，都已经进入了党国历史上最危急最紧要的时期，湘西的斗争是全国总体游击斗争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毛人凤要我转告大家，要坚定信心，沉着忍耐，协力奋斗，准备坚持三至五年，将来，等到我们击退共

军，光复全国的那一天，各位就全都是党国的功臣，是湘西的功臣那，也就是各位功成名就的一天……”杨梦安并将带来的五部电台分发下去，要求首先把通讯联络网建起来，以沟通台湾的联系与协调。会同县长张伦麒在会上谈了他的打算：会同县府、县党部全体人员离开县城就地潜伏，成立“会同反共救国军”，地点选在堡子脚，借助堡子脚蒋景圭兄弟七人的财富和蒋景圭在炮团镇的个人影响，先拉起千人的队伍，除现有武器、弹药外，还利用国军一〇三军撤走前遗留的武器、弹药。在“会同反共救国军”下面设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长由县警察局长王晓伯兼任，第二支队长由副县长唐永光兼任，第三支队长由县自卫总队副队长龙志高担任。

同“大陆总体游击战”相配合，蒋介石从台湾对大陆大面积全方位派遣特务进行渗透。对沿海及交通发达的地域派遣特工人员以商贾、华侨的名义，从香港进入。交通不便的区域，在美国飞机的协助下，直接进行空投，尤以朝鲜战争爆发后，就空投数十次百余人，每批都携带枪支、弹药、电台及其生活、医药用品；这些空投人员，都委以重任，如特派员、政工处长、参谋长等职务，以加强“敌后武装”的领导与控制。蒋介石并阴谋暗杀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等，曾派保密局高级行动专家、号称“赛狸猫”的段云鹏，三次潜伏北京策划暗杀活动均未果。

1949年10月，段云鹏逃台后第一次潜回大陆，临行前，毛人凤为其壮行，破格提升段为上校，蒋介石在士林官邸接见了，交代任务是：利用社会关系，迅速在北京建立新的潜伏组织，然后拟定计划，从事破坏和暗杀活动。这次段的行动路线，先到舟山群岛（此时尚为蒋军占领），以此为跳板进入上海，来到张允福家中，张是保密局特工，现已随上海组撤到台湾，家中只留下妻子。段见到张妻时，发现还住着一位王小姐，本名王忆南，妓女出身，风姿格外引人注目，一打听是保密局特工孙某姘头，就凭着这种渊源顿成“眷属”，于是二人结伴乘车北上。车到天津，段云鹏不敢马上去北京，因为不久前，他的高徒崔铎潜入北京欲刺杀毛泽东时遭擒，便派王小姐先行。5天后，王忆南从北京返回，按事先约定在天津南

昌路二道沟29号于振江家同段碰头。王忆南一进门，发现一位30多岁的年轻妇女与段关系密切，段云鹏也知道女人肠子窄，马上便把于振江和那位30多岁妇女曹玉静介绍给王。原来这两人都是黑道人物，专干窝赃、销赃勾当，因仰慕“赛狸猫”声名，成了“地下交通员”，还引荐了在天津车站工作的王国庆，这三人由段云鹏委派，成为军统华北行动组天津特别小组的核心成员，任务是发展组织、破坏工厂企业和公共设施、调查中共领导人和外国驻华使节情况，准备暗杀。

根据王忆南北京之行的汇报，段云鹏了解到北京还有不少老关系未被中共政府挖掉，立即决定亲去北京，化名李馨斋，商人打扮，在朝阳门南小街某客栈住下，先去找徒弟杨某未找到，却碰上了魏金山。魏本是生意人，过去在北平经营一片茶庄，暗地做毒品买卖，有一次亏了本，段云鹏慷慨送给他黄金二两，助魏渡过了难关，自此二人结为莫逆交。半年后再见，互道阔别之情后，段告诉魏：此次从台湾来此，任务是搜集情报，搞到了毛先生有赏。魏听说有利可图，当下表示愿为段尽力。段交代魏：要注意中共高干的汽车，发现了不仅记下车型、车号，还要顺着走的路线跟踪直到住处，还要魏发展眼线，扩大组织。不几天，段与魏会面，魏汇报：“我已物色到一个人，在民航局当炉工，叫李万成。”段对魏进行了表扬，约李万成见面，相见后，段云鹏觉得此人不错，当场夸口许愿：“我回台湾后，立即报告毛人凤，委任魏金山为华北行动组北平小组少校组长，李万成为上尉组员。”为便于隐蔽，段为二人起了化名，魏金山叫魏玉峰，李万成叫赵芝圃，并规定今后由天津约曹玉静来北平和魏联系，如有紧要事可直接通过香港联络处跟自己通信，封皮写“李馨斋收”即可。此外，段云鹏在北京还联络了赵友三，在通县找到了开和平小店的刘珍，并把刘的伙计张文起发展为“行动员”，将刘的妻子发展为“地下交通员”，三人组成“通县小组”。12月，段云鹏回到台湾，汇报建立组织情况，毛人凤非常满意，立即报告蒋介石得到赞许。

1950年4月，段云鹏第二次来大陆，先到天津，仍落脚南马路二道沟

29号于振江家，布置完任务，只身潜入北京，无意中在朝阳门外看到沿街叫卖劈柴的张兰亭。张在日伪时期任文安县保安团大队长，曾配合日军进攻中共抗日根据地，搞“三光”政策，欠有血债；日寇投降后，张被列为汉奸，由于段云鹏向马汉三行贿说情，才免死罪，自此张追随军统，武装袭击解放区，捕杀中共干部和解放区群众，干尽坏事。段云鹏来北京时，因张兰亭搬了家没有找到，这次意外邂逅真是喜出望外。段悄悄盯了一程，见张走进家门，上前认清门牌号码，决定改日登门拜访。说来也巧，那天段云鹏去张家，张兰亭的弟弟张照亭也在，索性全部发展为军统“行动员”。接着，段云鹏便问起张兰亭妹夫秘静轩近况。秘以前是国民党自卫团司务长，被段收罗为保密局情报员，并从中做媒，将张兰亭妹妹介绍给秘静轩为妻。段第一次来北京时，也因秘搬家没能找到。此时，秘静轩积极行动，发展了陶天林，四人组成新的行动组。

段云鹏从北京回到天津，有个叫程沛然的正等着与他见面。程在日伪时期，当过“新民会”股长、科长、宣传室主任，是个汉奸。抗战胜利后，也是靠段云鹏帮忙，没有列入通缉名单。这时正住在北京新开路一个独家院内，他有两个老婆，小的叫夏华媛，以街道积极分子面貌出现，隐蔽很好。这次，赵友三告诉他：段云鹏已来大陆。于是便来会见段，程、赵二人都来到于振江家。段听完程沛然汇报，欣喜万分，当即任命程为“保密局北平行动组”组长，赵友三为副组长，任务是发展组织，搜集情报，尤其是有关中共领导人的住址、车号的情报，伺机进行破坏、暗杀。按段云鹏的要求，程沛然先后发展了自己小老婆夏华媛、妹夫闵泽普；赵友三发展了外甥苑景芳、朋友宋林森；张兰亭又发展了当年自卫团中队长张振中、国民党专署的特务队长王惠民等人。

1950年6月，段云鹏完成任务回到台湾，在向毛人凤汇报时，故弄夸张伎俩。因段住朝阳门内南小街客栈时，附近有个火药厂发生爆炸，段想反正台湾方面无法查证，索性对毛人凤说：此次爆炸，是他手下行动员干的，使毛人凤大喜，发给3万元港币，让段发奖金。

1950年10月，段云鹏受命第三次潜入大陆，路线同前两次一样，先到天津于振江家。其任务是在前两次基础上，准备在北京搞一系列大行动，显示一下里应外合的“反攻”战略。段一到天津，魏金山通过曹玉静送来了中共中央五位领导人的住址。程沛然通过中南海的一个工人，绘制了一张周恩来的办公地点和住址的详细草图。对此，段云鹏大加赞赏。程沛然还向段汇报：“为了筹集行动经费，我们行动组先后对民宅抢劫了6次，劫得大量金银首饰和贵重衣物。此外，我们还搜集了不少企业干部枪支配备的情报，天坛粮库的储存粮和警卫设施情报；并准备在中共领导人常去的长安戏院搞爆炸。”段听了连连叫好，说：“毛先生已发下话来，刺杀一个中共中央领导人，奖黄金10条！”段还当即告诉程沛然：“由毛人凤局长批准，正式任命你为少校组长。”

程沛然走后，段云鹏静下心来研究情报，准备下一步的行动。恰好，此时中共中央“双十指示”发表了，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迅猛的势头吓坏了段云鹏，立即取消了预定的计划，匆忙逃离了大陆。临走时唯一交代，就是通过香港给程沛然等行动组寄来一笔活动经费。1951年初，秘静轩在北京被捕，根据他的交代，公安机关很快逮捕了张兰亭、陶云林、张照亭。稍后，魏金山、赵友三反动行为暴露，连带出于振江、曹玉静、王忆南、李万成等人。程沛然的“北平行动组”、刘珍的“通县行动组”，于1951年4月，也全部被公安机关破获。至此，段云鹏潜入大陆苦心经营的“华北行动组”网络，全部完蛋。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1日成立起，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积28年与国内外敌人斗争之经验，可以说新中国是在血与火的革命洗礼中诞生的。共和国尚未成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敏锐洞察到，失败的敌人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定会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在1949年6月15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那天，毛泽东说：中央人民政府一旦成立，一是要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革命的捣乱；二是加紧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建设，尽快医治战争创伤。紧接着在6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